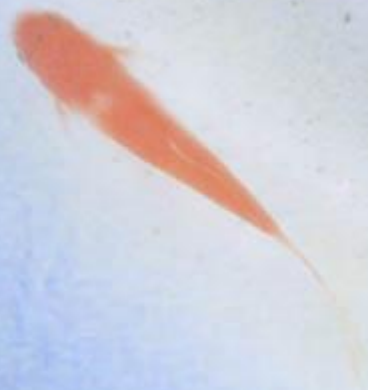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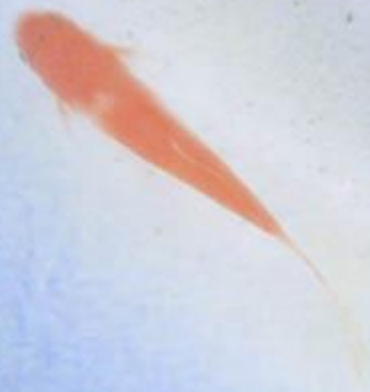
我與這世界的摩擦

張芳慈 2015/07/26





總是格格不入
與這個世界
詩於是活了下來



空間

黑暗到了底

我

給了飛白

詩人

一向不是大道
曲折昏暗的小巷
或者滿是荊棘而蒼茫的路途
爬上陡坡為了一望無際的荒涼

因為很少人來
才得以和自己親近
如此私密語言
如何能為了曝露
周旋在應酬謊言中

這裡一向稀少的眼光
那偶爾閃爍
來自黑暗中相應的歎息

北方

臨暗時分
回到難得冷靜的北方
城市華景的背面
是虛無的

……而我在那空洞裡
用盡全力抵抗

三坑

窄窄的巷弄
低低的屋簷
隔著鐵窗
眼神的相遇
人性氣味的起點

這小站出口
在同一個太陽下
入口黑暗仍舊隱匿
不同卻都以彎曲前行
我們活下來罷了

陽光

鳳蝶來了
為檸檬枝的幾簇嫩葉
而你為了我的陰影前來

那些皺褶是

那些皺褶是宇宙的

那些皺褶是地球的

那些皺褶是人類的……

那些皺褶是

那些皺褶是

你我的

自身幽黯的反覆

而以薄暉延伸到你目光所在

不只是美麗灣

不只是美麗灣

他們要的總是有他們的法
他們總是這麼說
要如何開發這片荒地
他們總是這麼說
拿著我們看不懂的公文
告訴我們以後會有工作的

他們不會說的是
好幾公頃的山林
好幾甲的良田
分割成他們說的坪數
一坪可以賣多少錢
地目可以說變就變的
在買斷和徵收之後

他們說的荒地
其實是祖先們從不棄守的大地
當一代代築的石駁崩塌了
當族人們回家的路不見了
山海風景被拆卸
我們的感情只能放在流浪的背包裡

他們總是這麼說
你們的孩子會有工作的
也會有錢來這裡度假看海
可是我們只看見一批一批的年輕人
在城市的邊緣
排隊等著領取一個被撕碎的夢

在黑暗中我們雕成一束光

這是條狹路
而我只能依著你
一路綿延到盡頭

沒有退路時那樣地擁抱著，
在黑暗中我們雕成一束光。

我朗讀著你的詩

像鋤頭敲在土地的聲音
我朗讀著你的詩

在以假自由的空氣中
除了小碎石偶而擦撞
這筆直的柏油路
看不見巨石的身影

此時在段落的轉折中
廣場上群鴿飛起
這是悲哀的眼前
即使想要也無法打開
看出去的那扇風景

唸不下去的這個時候
聽說你已被自殺
聽說你在某個城市出現
聽說不斷聽說的情節
那樣的你已經死了好幾回
最後以詩人的身份復活

像鋤頭敲在土地的聲音
我朗讀著你的詩
像鋤頭敲在土地的聲音
我朗讀著你的詩
朗讀著你的詩
只好

風景

跋崎

憨憨緊蹶緊蹶上去
逐儕毋識行个路
我試著生趣

路頭該片有麼个
捉心定
行前去
像天頂鷓婆
看崩岡下个人生